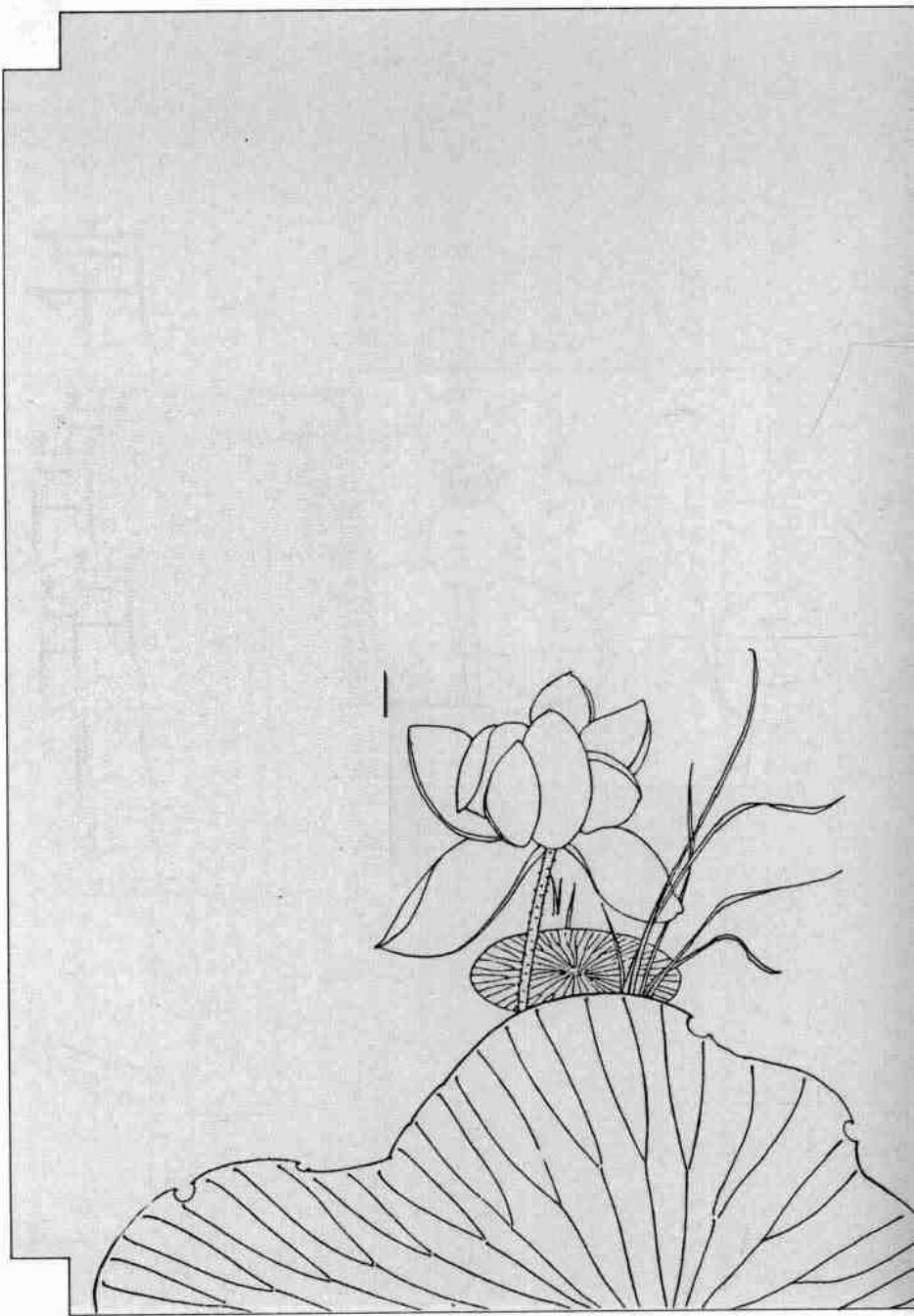


尋
常
飲
水

作者◎王靜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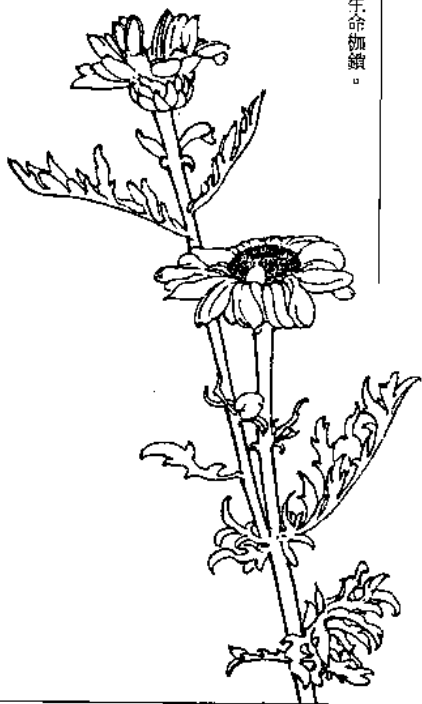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是觀

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，佛陀以無爲燈解開生命枷鎖。

《如是觀》

於思想的海洋屢屢浮現心對色空的猶疑。我明白應無所住而生心，但於生命海面飛翔的景象仍不斷觸擊我領我認定和觀照，雖然浪花淘盡總成空，而青山依舊在。



カ玄與ニ口是兩位結過婚的大男孩。學佛的男孩。

一次他們這麼對話：

カ玄說：「我本來情愛不易出口，接近佛法後，更得生命的任懷自在，變得能與妻子說情說愛，說生生世世恩愛。」

ニ口說：「我不是。我原與妻生生世世恩愛，在天願做比翼鳥。學佛後，因為敬慎重正，更因為不輕易訴諸語言境界，許諾漸少。」

カ玄與ニ口對語所象徵的意涵經常在我生命交織現身，或衝突或靜心體會衝突而恍然有悟。

佛陀了解人性了解生命嗎？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佛陀以無為燈解開生命枷鎖。

生命不可說啊，如人飲水。在我們半醒半睡的黎明中，不可說的都化為春天到來。

《傾城》

夜裏看電影傾城之戀，前後是兩樣心的光影。

約莫把愛玲的文字世界拋遠了，才能在影像世界不感到單礙。

整個戲，光影點染了歷史長廊的感覺，人悄悄於其間，淡入，淡出，歷史長廊始終是歷史長廊，人的憂悲喜怒駁雜糾結自來自去，像風一樣，怔忡的是人自己。

進入戲院便是進入時光隧道，感同身受。然而，誰說那個時代動而我們這個時代不？動盪的是人自己。時與命那麼相干又那麼各自為政，生命只一次，別另求來生。

想穿旗袍，好想。想陪陪在愛玲那個時代的女人穿穿板舊的旗袍，她們的束縛教我不忍。

看完戲最想做的事是看月亮。抬頭卻見雲層太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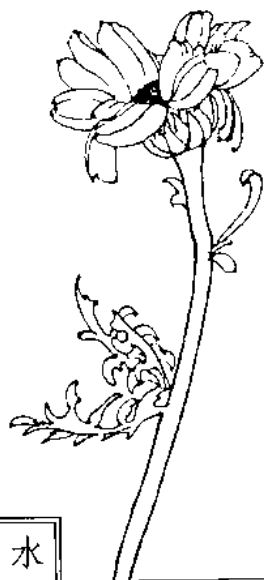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天空遮住月影。與友人在巷里閒步，傳來一樁槍擊聲。驚在夜裏如同白流蘇之傾城。

怔忡的只是人自己。

《相》

力玄說：「ㄣㄣ是很好很好的女孩、善良、文靜、敏銳、於人有愛。但我想，如果一天，ㄣㄣ放開她的內斂，從事相反的勾當，我會為她任真解放生命而喜知，不會責怪。」

我說：「你信ㄣㄣ，但不能保證ㄣㄣ在勾當的過程不毀壞。」



为么說：「ㄣㄣ既然體會苦空無常的殊勝，人生一場，不須望礙揀擇，何不無相佈施？」

一碰到無相，我就說不出話來，雖然我懂ㄣㄣ。ㄣㄣ不像为么所見的美好，她的任真解放必要在內斂相上，否則意馬馳騁不可駕馭。

阮就是ㄣㄣ，ㄣㄣ，妳說，什麼是無相？讓人不能放心。

《愛語》

有的愛語易言，有的無聲勝有聲，卻也企盼對方能聽見。

不能控制的，當身心湧動愛的時候，一切反而靜謐了，靜謐到沒有神情，靈魂安居於靜默的韻律中，因為思想是隻太空的鳥，此時的愛語是那籠。

也許是因爲真如，使人無法分清，這是爲他，這是爲我，那是爲靈魂，爲肉體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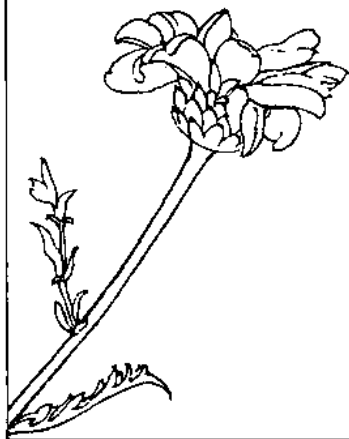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，幾個朋友話上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。

皆讀歎前段氣象開濶：春江潮水連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，激盪隨波千萬里，何處春江無月明……。

在中段天問：江畔何人初見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無窮已，江月年年祇相似，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見長江送流水。

有人見疑，有人發現。

至末段，感覺便都散落了。因張若虛已寫大情至小情，大我至小我。小令人迷



，太令人憧憬，殊不知「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」本無異呀！

多責其相思離愁無奈。但是悲愁私情自然得很，不該責怪不該逃，何不轉識成智？

文學再現人生，人生呈現它自己。千年前一月夜，張若虛感動江月情懷，於字裡行間綻放大化禪機，千年後，我與他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，知悉如老友。

憧憬大我，迷惑小我，不正像世代的聰明心靈嗎？因為憧憬，提昇於文學藝術，因為迷惑，文藝啓迪遙遙望。

當憧憬和迷惑相遇相印，了然於心，便是一曲迴盪生涯的春江花月夜。



無花果，無果花

契機只是剎那，「如蟻採華，但取其味，不損色香」才是觀自在。



當我們告別一個家到另一個家的時候，要十分謹慎選擇，比如是結束單身進入婚姻生活；從甲工作（職業）

更換到乙工作；從自己的國家到異邦居留或移居；從在家到出家；甚至出家之後道場與道場，精舍與精舍之間的選擇……都有必要誠惶誠恐地，細思量。

但通常我們無法七分擁有這樣的透識來察知未來。環境的變數最最大，人物的風雲際會左右我們的情感和理智，迷惑我們。我們追尋「追尋」，我們知道現在不夠好，我們在甲地方待不下要前往乙地方尋找新契機，但是契機只是剎那，恒常的不惑於境，所謂「如蜂採華，但取其味，不損色香」才算是觀自在。

觀自在比再尋新地方重要得多，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到一個比過去更糟的地方。

看了上海美術製片場的幾部動畫片，衷心讚歎。從「三個和尚」的詼諧，似乎見到身體韻律本身的盎然趣味，人的行住坐臥都是禪，自有略而不察的禪機。再想想：三個和尚沒水喝，人的劣根性是死而後已的，不論在家或出家，都面臨一樣份量的人性困擾，周作人在晚年有字：「前世出家今在家，未將袍子換袈裟。我們的心，本來無一物，非我非誰，都一樣易染塵埃，有人勤於拂拭，有人不。」

另有「小蝌蚪找媽媽」短片。小蝌蚪不識那形態相去甚遠的青蛙竟是自己的母親。試想：五歲之我尋找廿五歲之我，豈不會對面不相識？人類亦是。

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，小蝌蚪也好，青蛙媽媽也好，人類也好，沒有一個形貌是我們該有的模樣，外形可能千變萬化，不過只是外形，但一切有情衆生那顆赤心應

是一樣的。水裏的魚蝦游動，不都那同時爲小蝦游動嗎？
的心腸感動了嗎？

人們相識，從起始到末後，可能有兩極的緣份。

尤其異性之間，初始極好的想像和預設，可能隨著認識的轉深有南轅北轍的演變——從好感到反感。

距離製造美感，認識產生實感，今天的愛意可能在明日淡化爲雲煙，目前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鍾情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，一切趨於成熟，泯滅掉浪漫。

不要太執著你的愛和愛欲，爲執

著而苦的時候，善待變化，善體會

變化的因緣。因爲我們想擁有的都



只是未破之迷。

4

工作的地方徵求編輯已是兩三個月的事了，應徵者衆，合宜者少，長時間閱覽衆多履歷，對際遇一境別有所感。

人本平等，不平等是從比較來，衡量聰明才智人緣名利，所以人的優劣勝敗有因有緣生；一份簡單的履歷不能被青睞也是因緣聚合，可能氣質相近，需求相近就通過初試了，可能煞費周章，極力爭取還是被淘汰了，其中能力的判定、適不適合畢竟是主觀的，被淘汰的應徵者，原本際遇不甚如意者更加挫折，或者將來到他該去的地方去，而最後通過考驗的，也不特殊，僅能看做



因緣俱足，無可邏輯。

閱覽的履歷表中有衆多不得志的人，不得志以致信心缺缺使得他的應徵信更沒份量，我思忖的是不得志的人如何能小心翼翼善待他的不得志，使之機轉，這樣的一種悟啊！

5

電影「聖女小德蘭」的導演想必是個深入信仰但不太虔敬的藝術家。

因為他完美地處理了全劇的宗教畫面，又如實地記錄了人即使遁入空門或嫁給上帝也不能改變的卑微行徑。

人畢竟是卑微而不成熟的，才組織了這麼一個惱人